

壶关录

唐·韩昱

李密，字玄邃，辽西人也（又云辽东襄平人），本姓屠何，胡人。祖獯，仕后魏，为东城令（东城，河间）。为仇人陈浑切齿（浑士丞相），惧执，改姓李氏，南奔归宋。宋孝文用之为直阁吏，后出为安固令（安固县在永嘉）。獯子道平，累仕朝议郎，宋通直道人陈沈庆之，出牧江扬。道平子遇仙，在任为司州巩县令，为魏所虏，北归魏，为交城尉，累入仕，随于戎虏转副车掾，入京后，转征戎将军。遇仙子曜，为周太保，转官至魏国公，刑部尚书。未几，卒。子弼，年三十二岁，转资袭父爵范阳侯。弼子宽，上柱国蒲山公，知名当代。宽卒而密起焉。

晋杨玄感将反，密为画三策，用密之下，东据黎阳反。玄感败走自杀，尽获李密等。行至魏郡去。后依翟让反，自号魏国公。令祖君彦作书布告天下。书曰：

“大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，魏公府上国公（翟让也）、元帅府左长史邴元真、大将军左司马杨德方等，布告天下人伦衣冠士庶等：自元气肇辟，厥初生民，树之帝王，以为司牧。是以羲农轩项之后，尧舜禹汤之君

---

，靡不祇畏上玄，爰育黎庶，乾乾始终，翼翼小心，馭朽索而同危，履薄冰而焉惧。故一物失所，若纳沟而愧之；一夫有罪，遂下车而泣之。谦德軫于责躬，忧劳切于罪己。溥天之下，率土之滨，蟠木距于流沙，瀚海穷于丹穴，莫不鼓腹击壤，凿井耕田，致政升平，驱民仁寿。是以爰之如父母，敬之如神明，用能享国多年，祚延长叶，未有暴虐临人，克终天位者也。

隋氏往因周末，豫奉襪衣，狐媚而图圣贤，肤篋以取神器。纒承负袞，狼虎其心，始瞠明两之晖，便干少阳之位。先皇大渐，侍疾禁中，遂为泉獍，便行鸩毒。祸深于莒仆，衅酷于商臣，天地之所不容，人神之所嗟愤。如以州吁安忍，闾伯寻仇。剑阁所以怀凶，晋阳于焉起甲，甸人为彘，淫刑斯逞。夫九族既睦，唐帝阐其钦明；百代本枝，文王表其光大。况乃隳坏盘石，剿绝维城，唇亡齿寒，岂止虞虢，欲求长久，其可得乎？其罪一也。

禽兽之行，在于聚麀；人伦之礼，别于内外。而兰陵公主逼幸告终，谁谓戮首之贤，翻见齐襄之耻。逮

---

于先皇嫔御，并进银镊；诸皇子女，咸贮金屋。牝鸡鸣于诘旦，雌雉恣其群飞。衽服戏陈侯之朝，穹庐同冒顿之寝。爵赏之出，女谒遂成，公卿宣淫，无复纲纪。其罪二也。

平章百姓，一日万几，未晓求衣，仄日方食。是以大禹不贵于尺璧，光武无隔于支体。以此殷忧，深虑幽枉。而荒腆于酒色，俾昼作夜，式号且呼，甘嗜声伎，常居窟室，每籍糟邱，朝廷罕见其身，群臣希睹其面，断决自迩不行，敷奏于焉停拥。中山千日之酒，酩酊无知；襄阳三雅之杯，留连讷比。又广召良家，充选宫掖，潜为九市，亲驾六驴，自比商人，见邀逆旅。殷纣之谴为小，汉灵之罪更轻。内外惊心，遐迩失望。其罪三也。

上栋下宇，著在易爻，茅茨采椽，陈诸史籍。圣人本意，唯避风雨，讵待金玉之华，何须缔构之丽。故琼室崇构，商辛以之灭亡；阿房崛起，秦政以之倾覆。而不遵故典，不念前书，广立池台，都为宫观，金铺玉户，青琐丹墀，蔽亏日月，隔阅寒暑。穷生人之筋

---

力，罄天下之资财，使鬼尚难为之，劳民固其不可。其罪四也。

公田所征，不过十亩；人力所供，才止三日。是以轻徭薄赋，不夺农时，宁积与人，无藏府库。而科税繁弊，不知纪极，猛火屡残，漏卮难满。头会箕敛，逆折十年之租；杼轴其空，日有黄金之费。父母不保其赤子，夫妇相弃于康庄。万户则城郭空虚，千里则烟火断绝。西蜀王孙之室，翻为原宪之贫；东海糜竺之家，俄成邓通之鬼。其罪五也。

古先哲王，卜征巡狩，唐虞五载，周则一纪。本欲亲问疾苦，观省风谣，乃复广积薪刍，多聚刍雍饷。年年历览，处处登临，草臣疲弊，供畜辛苦。而飘风冻雨，聊窃比于先驱；车辙马迹，遂周行于天下。秦皇之心未已，周穆之意难穷。宴西王母以歌云，浮东洋海而观日。家苦纳秸之勤，人阻来苏之望。且天子有道，守在海内，夷不乱华，在德非险。长城之役，战国所为，乃是狙诈之风，非关稽古之法。而乃追迹前代，版筑更兴，广立基址，延袤万里。骸骨蔽野，流

---

血成川，积怨比于丘山，号哭动于天地。其罪六也。

辽水之东，朝鲜之地，禹贡以为荒服，周王弃而不臣。以羈縻，达其声教，苟欲爱人，非求拓土。强弩射天，无穿于鲁缟；衡风余力，詎可动于鸿毛。石田得而无堪，鸡肋弃而有用。恃豪怙强，穷兵黩武，唯在吞并，不思长策。兵犹火也，不戢自焚，遂使亿兆夷人，只轮莫返。夫差丧国，实为黄池之盟；苻坚灭身，良由寿阳之役。捕鸣蝉于前，不知挟弹在后，复失相顾，{毆土}弟成行。义夫切齿，壮士扼腕。其罪七也。

正言启沃，王臣匪躬，惟木从绳，若金须砺。唐尧进鼓，思闻献替之音；夏禹悬鞀，时听箴规之美。而悞谏违卜，妒贤嫉能，直士正人，皆由屠戮。左仆射、上柱国齐国公萧颖达，上柱国宋国公贺若弼，或文昌上相，或细柳功臣，暂吐良药之言，翻加属镂之赐。龙逢无罪，乃遭夏桀之诛；王子何辜，遂被商辛之戮。遂令君子结舌，贤人钳口，指白日而比盛，射苍天而敢欺，不悟国之将亡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其罪八也。

---

设官分职，责在铨衡；察狱问刑，无闻贩鬻。而钱神起论，铜臭为功，梁冀爱黄金之蛇，孟佗荐蒲萄之酒。遂使彝伦攸斁，政以贿成，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。积薪居上，同汲黯之言；囊钱不如，伤赵壹之赋。其罪九也。

宣尼有言：无信不立，用命赏祖，义岂食言。自昏王嗣位，每岁驾幸，南北巡游，东西征伐，至于浩亘陪躔，东郡固守；闾乡野战，雁门解围。自外征夫，不可胜纪，既立功勋，须酬官爵。而志怀翻覆，言行浮诡，临危则勋赏悬授，克定则丝纶不行。异商鞅之赍金，同项羽之刷印。芳饵之下，必有悬鱼，惜其重赏，求人死力，走丸逆坂，譬此非难。凡百骁雄，谁不仇忿。至于匹夫藁尔，宿诺不亏，况在乘舆，二三其德。其罪十也。

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况四维不张，三灵总瘳，无小无大，共识殷亡；愚妇愚夫，咸知夏灭。罄南山之竹，书罪无穷；决东海之波，流恶难尽。是以穷奇灾于上国，猘豸暴于中原，三河纵封豕之贪，四海被长

---

蛇之毒。百姓残贼，殆无遗类，十分为计，才一而已。苍生懍懍，同忧<\*木巳国之崩；赤县嗷嗷，但愁历阳之陷。且国祚将改，必有常期，六百殷丧之辰，三十姬终之数。故讖策皆云：隋氏三十六而灭。此则厌德之象以彰，代终之兆先见。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况乃欃枪竟天，申繻谓之除旧；岁星入井，甘公以为义兴。兼朱雀门烧，正阳日触，狐鸣鬼哭，川竭山崩，并是宗庙丘墟之妖，荆棘板荡之事。夏氏则灾衅非多，殷人则咎征更少。牵牛入汉，方知大乱之期；王良策马，始验兵车之会。

今者顺人将革，先天勿违，大誓孟津，陈盟景亳。三千列国，七百诸侯，不谋以同词，不召以自至，轰轰隐隐，如霆如雷，雕虎啸而谷风生，应龙骧而景云起。我魏公聪明神武，齐圣广渊，总七德而在躬，包九功而挺秀。周太保，魏国公之孙，上柱国蒲山公之子。家传圣德，武王承季历之基；地启元勋，世祖嗣萧王之业。禹生白水，日角之相便彰；载诞丹陵，大宝之文斯著。加以姓符图策，名协歌谣，六合所以归心，

---

三灵所以改卜。文王厄于羑里，赤雀方来；高祖隐于碭上，彤云自起。兵诛不道，赤符至自长安；锋刃难当，黄星出于梁宋。九五龙飞之始，大人豹变之秋，历试诸难，大敌弥勇。上柱国司徒、东郡公翟让，功宣缔构，翼赞经纶，伊尹之佐成汤，萧何之辅高帝。上柱国总管、历城公孟让，上柱国左武侯大将军单雄信，上柱国右武侯大将军徐勣，上柱国大将军邴元真，绛郡公裴行俭等，并运筹千里，勇冠三军，击剑则截蛟断鳌，弯弧则吟猿落雁。韩彭绛灌，成沛公之基；寇贾吴冯，奉萧王之业。复有蒙轮挟辮之士，超距投石之夫，冀马追风，吴戈照日。魏公属当斯运，救此亿兆，躬擐甲胄，跋涉山川，栉风沐雨，岂辞劳倦。遂与西伯之师，将问南巢之罪，百万成旅，四七为名，呼吸则江河绝流；叱咤则嵩华自拔。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；以此击阵，何阵不摧。譬犹泻沧海而灌残苒，举昆仑而压小卵。鼓行而进，百道俱前，以四月二十一日，留于东都。而昏朝文武，留守段达、韦津、皇甫无逸等，昆吾恶稔，飞廉奸佞，尚迷天数，敢拒义师，驱率丑徒，众

---

有十万，自回洛仓北，遂来举斧。于是熊黑角逐，貔豹争先，因其倒戈之心，乘我破竹之势，曾未旋踵，瓦解冰消。坑卒则长平未多，积甲则熊耳为小。达等助杰为虐，婴城自固。梯冲乱举，徒设九拒之谋；鼓角将鸣，空凭百楼之险。燕巢卫幕，鱼游宋池，殄灭之期，匪伊旦夕。

然兴洛武牢，国家储积，并我先据，为日久矣。又得回洛、取黎阳，天下之仓种，尽非隋有。四海赴义，万里如云，足食足兵，无前无敌。裴充禄位仁基，雄才上将，受赈专征，遐迩攸归，安危是托，识机知变，迁虞事夏。袁谦擒于蓝水，须陀获在荥阳，窦庆战没于淮南，郭询授首于河北。隋之亡没，可料知矣。清河公房彦藻，近持戒律，略地东南，师之所临，风行电激。安陆、汝南，随机荡定；淮安、济阳，俄能送款。徐圆朗已平鲁郡，孟海公又破济阴。于是海内骁雄，咸来响应，封人瞻取长平之境，郝孝德据黎阳之仓，李士林虎视于长平，王湘仁鹰扬于上党，刘兴祖起于北朔，崔白驹在于颍川，各拥数万之兵，俱期牧野之会

---

。沧溟之右，函谷之东，牛酒献于军前，壶浆迎于道左。诸公等并衣冠华胄、木已梓良材，神歆灵绎之秋，裂地封侯之始，豹变鹄起，今也其时。龟鸣鼉应，见机而作，宜加鸠率子弟，茹功名。耿弇之赴光武，萧何之奉高帝，当召金章紫绶、轩盖朱轮，富贵已重当年，珪组必传后业，岂不盛哉。

若隋代官人，同夫桀犬，尚知王莽之恩，仍怀蒯聩之禄。审配死于袁氏，不如张郃归曹；范增困于项王，未若陈平辅汉。魏公推以赤心，当加好爵，择木而处，幸不自疑。猛虎犹豫，舟中敌国，夙沙之人，共缚其主，彭宠之汉，自杀其君，高官上爵，即以相授。如暗于成事，守迷不返，昆山纵火，玉石俱焚，易义噬脐，悔将何及，黄河带地，明予旦旦之言；皎日丽天，知我勤勤之意。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”

祖君彦，范阳人，齐仆射孝征第六子。博学强记，下笔成文，瞻速之甚，名驰海内。吏部侍郎薛道衡尝荐于隋文帝，帝曰：“岂非欲杀之斛律明人者耶？”炀帝嗣位，尤忌知名，遂依常调东郡书佐，校宿城令，称为

---

祖宿城。自负其才，尝郁郁思乱。及李密用为元帅府将长史记室参军，恨被隋朝摈弃，所以纵笔直言。

唐高祖屯兵寿阳，众号五十万，遣仁则赍书至密。密负其强，自为盟主。密作书报曰：

‘顷者，皇纲失统，人神离扰，运穷阳九，数中百六。四海业业，常怀逐鹿之心；百姓嗷嗷，家有占乌之望。故炎帝衰则轩辕出，夏癸乱而成汤起。尚勤二十七位，终劳五十二战。大极横流，重安区域。及周之季世，七雄并据；汉之末年，三分鼎峙。虽由天时，亦由人事。自大业昏凶，年逾一纪，牝鸡司晨，飞虎择肉。游畋莫反，终伤五子之歌；宫室奢侈，宁止百金之费。加以巡幸靡极，役用无穷，筋力尽于征伐，赋税穷于箕敛，夫征妻寡，父出子孤，潜壑如乱麻之多，丘陵有积尸之气。况雄威早著，壮志远闻，白武安之用兵，张文成之运策，遂能见机而作，观衅而动，奋臂鹄起，拂衣豹变。是知一绳所系，宁为大树之颠；阿胶欲投，未止黄河之浊。

昔项伯乱楚，微子去殷，非夫明誓岂能及与？兄派

---

流虽异，根系本同，俱禀凤啄之风，共承龙德之后。实愿永作维城，长为盘石。自惟虚薄，幸藉时来，海内英雄，共推明主。锐师百万，成旅上将，四七成群，牛马谷量，罗紈山积。开钜桥之粟，襁负攸归；发廩仓之米，人天斯赉。故能长淮之地，沧海之西，莫不筐厥玄黄，争献牛酒，轰轰隐隐，如霆如雷。灭周者，九鼎之轻；亡秦者，三户云众。况晋阳之城，表里山川，共为唇齿，天下谁敌？左提右挈，戮力同心，执子婴于咸阳；殪商辛于牧野，岂不盛哉，岂不休哉！愿追步骑数千，次于河内，听待至日，即却令盟。当时面奉光仪，亲论进止，东都江消息来去，其知动静。

今辰凉风已留，大火将流，戎略务殷，唯宜动息。脱蒙亲降玉趾，则侧听金声。云雾既披，适愿无已。”

唐公得书，大笑曰：“李密陆梁放肆，不可以折简致之。吾方安辑西京，不遑东伐，即欲拒绝，便是更生一秦。宜优待之，使其迁善。”记室承指报密曰：

“顷者，昆山火烈，海水群飞，赤县丘墟，黔黎涂炭。布衣戍卒，锄耨荆棘，争帝图王，狐鸣蜂起。翼

翼京洛，强弩围城；旛旛周原，僵尸满路。昭王南巡，泛胶船而忘返；匈奴北盛，将放发于伊川。攀上无虞，群下结舌，大盗移国，莫之敢指。吾虽庸劣，幸承余绪，出为八使，入典八屯。虽云位未为高，立城非贱，素餐当职，倔俯叨荣。从容平勃之间，虽云不可，但颠而不扶，通贤所责。主忧臣辱，无义徒然，等袁安之流涕，极贾生之痛哭。所以仗旗投袂，大会义兵，绥抚河朔，亲和蕃兵，共匡天下，志在尊隋。以弟见机而作，一日千里，鸡鸣起舞，豹变先鞭，启宇当涂，聿来中土，兵临邾郛，将观周鼎，屯营敖庾，酷似汉王。前遣简书，屈为唇齿，今辱来旨，莫愿肯顾。天生蒸庶，必有司牧，当今为牧，非子而谁？老夫年逾知命，愿不及此，忻戴大弟，攀鳞附翼，早膺图篆，以宁亿兆。宗盟之长，属籍见容，复封于唐，斯荣足矣。殪商辛于牧野，所不忍言；执子婴于咸阳，非敢闻命。汾晋左右，尚须安辑；孟津之会，未暇卜期。今日銮舆南幸，恐同永嘉之势。顾此中原，鞠为茂草，兴言感叹。实疚予怀。未面虚襟，用增劳轡。名利之地，锋镝

---

纵横。深慎垂堂，勉兹鸿业。”温大雅之词也。

密得书大喜，自是言使频遣往来。

有道士徐鸿客，上《经天纬地策》一篇于密。军旅挥霍，失其本文。题其封曰：“大众久聚，恐米尽人散，师老厌战，难以成功。”劝密乘进取之机，因士马之锐，沿流东指，直诣江都，执取独夫，号令天下。密虽未遑远略，心异其言，以书招之曰：

“齐州长史至，得所上奇策一篇。理智优长，文采密丽，览而味之，佳玩无已。夫天地闭，贤人隐，少微光，处士见。故崆峒之上，轩辕问于广成；汾水之阳，唐帝从于啮缺。是知肥遯为美，齐物幽归。雅度与兰桂俱芳，高风并云霞竞远。孤门承世胄，地籍余绪，平生大志，岂图富贵。只为时逢版荡，代属艰虞，厌海水之群飞，悯苍生之涂炭。便与二三人杰，百万武旅，欲受降于轺道，将问罪于商郊。未遇玄女，已思黄石，詎有启沃谋猷，弼成韬铃者也？百战百胜之奇，七纵七擒之略，每求筮仕，实劳梦想。仙师学究本源，术苞奇数，八风五星之候，玉台金匱之书，莫不洞

---

识于心，若指诸掌。今龙战于野，鹤翔寥廓，或出或处，且变且更。濡足援手，始是仁人；除暴靖乱，方称君子。赞我兴运，今也其时。师宜蹶骄担簦，用虞卿之礼；披裘鞞辂，袭娄敬之风，引领瞻旺，拂席相待，迟听邴生之谈，方闻左车之说，桂树山幽，岁云暮矣，桃花源穴，想其人耶。冬首薄寒，比其宜也。想摄养有方，当无劳虑，庶不违千里，早赴六军。孤已敕彼州令，以礼相送，冀而非遥，此不多及。”书送鸿客，晦昧林野，莫知所之。

宇文化及弑炀帝于江都，唐高祖始即位改元，江都凶问至东都，越王侗即位。李密使房彦藻诈云：“密欲降隋，犹虑群臣异议者。”越王乃授密太尉、尚书令兼征讨诸校事，诏曰：

“我大隋之有天下，于兹三十八载。高祖文皇帝，圣略神功，载造区夏。世祖明皇帝，则天法祖，浑一华戎，东暨蟠桃，西通细柳，前逾丹徼，后越幽都，日月之所照，风雨之所至，圆首方足，禀气食毛，莫不尽入提封，皆为臣妾。加以宝贶毕集，祥瑞咸臻，作

---

乐制礼，移风易俗。知周寰海，万物咸受其赐；道济天下，百姓用而不知。往因历试，统临南服，自居极顺，慰兹望幸。所以往岁省方，展礼肆觐，停銮驻蹕，按驾清道，八屯如昔，七萃不移，岂意衅起非常，逼于轩陛，事生不意，延及冕旒。奉讳之日，五情殒溃，攀号荼毒，不能自胜。

且闻之，自古哲帝王，有此迍剥，贼臣逆子，何代无之。且如宇文化及，世传庸器。其父述，往属时来，早沾厚遇，赐以婚媾，置之公辅，位过九命，禄重天下，礼极人臣，荣居世表，徒承出岳之恩，未有涓尘之益。化及以此下材，夙蒙顾盼，出入内外，奉望阶墀，昔陪藩国，统领禁卫，从升圣祚，位列九卿。但性本凶很，恣其贪秽，或结交恶党，或侵掠货财，事重刑篇，状盈狱简。在上不遗簪履，恩加草莱，应至死辜，每蒙恕免，三经除解，寻获本职，再徙边裔，寻即追还。生成之恩，吴天罔极；奖擢之义，人间稀有。化及枭獍为心，鸟兽不若，纵毒兴祸，倾覆行宫。诸王兄弟，一时残酷，暴于行路，口不忍言。有

---